



三座桥 三个人

文/周竹生

开泰桥、麻巷门桥、新北门桥是丹阳城区的三座古桥。从石拱桥到水泥桥,三桥位于交通要道上,几番修建,一直没有冷落退役。

来来往往三座桥,多少年依稀可记,多少回不得其数。只是每一次来回,都有一个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留影成像,渐渐地,由比较模糊到比较清晰,由比较陌生到比较熟悉,由不太关注到经常留意,由难得想起到经常思考。茫茫人海,芸芸众生,千差万别,他们是谁?风吹日晒,风雨不避,他们干吗?日日月月,年年岁岁,他们何想?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吗?这就是他们的日子吗?

脑子里想起的第一个人是开泰桥上卖老鼠药的老汉。

开泰桥连接东门大街和南门地区,早年我住在香草新村,这是上下班必经之桥。那年那月,在靠近丹阳章绒纺织厂一侧的东边桥头,一个干瘦干瘦黢黑黢黑的老头斜坐在桥一侧的人行道上,身边是一个老鼠药摊,一块白布上,一小包一小包的老鼠药排着,白布的左右两侧印着“灭鼠一扫光,老鼠死光光”的广告词,最外侧的是几只大大小小的老鼠干标本。我来来回回,看到的都是老汉斜坐的身影,几乎一动不动,几乎没有见到什么人去买过老鼠药,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老汉开口说过话。

不要问他每天能卖出多少包老鼠药,能挣多少钱?我想到的是他长年累月坐在桥头,就那么耗着,守鼠卖药,就那么熬着,顶风熬日,时间久了,就好像池塘边上一棵弯曲的树干,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枯着。想起现在一些年轻人,做什么事都没有那份耐心,跳起槽来比吃蚤还快。当然这或许就是老汉的活法,就认准并认定卖老鼠药,卖不卖得出去,活得下去活不下去,估计他不是没有想过,想了也没有什么后怕。如果有一天,他离开了,再也不出来了,或许他就是这个古老的行业的收摊者。因为一个个老行当就是这样默默地退出现今,走向历史的。今天这种老法的卖老鼠药的人已经难觅踪影,但是老汉桥头形象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了。

脑子里想起的第二个人是麻巷门桥上一个弹土琵琶的老太。

旧的麻巷门桥未拆建之前,常常是桥的北侧人行道的木磨地上,一位个子不是太高,有点胖胖的老妪端坐在水磨地上,怀抱一只简陋

的未经油漆的木琵琶,时有时无地拨弄几下琴弦,发出似音非音的声调,身旁一只破瓷碗里有几枚钢镚。她是哪里人,从哪里来?我不知道。在我的记忆里,区别于其他纯粹的可怜可怜的乞讨者,她是本市最早也是最久的一个街头卖唱的艺人,至少坚持了十年。因为年老,也因为技艺并不出色,走过路过的人给她扔钢镚的寥寥无几,她如何养活自己,也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她的坦然,她的乐观,令我难忘。有时候可能就是低劣的香烟,或许就是别人扔掉的烟头,她捡起来,也抽得有滋有味。看到她安详甚至略带微笑的神情,我总会想到敦煌莫高窟的雕像,无欲无求,笑面人生。生活不一定笑对他们,他们一如既往地笑对生活。老麻巷门桥拆建,她挪到了贤桥华地百货门口继续坐地卖艺。等到不久之后,新的麻巷门桥建成,估计她也会回迁到原地,重操旧业。

第三个人是新北门桥边一个拉小板车的老妪。

手拉小板车在三四十年前是短途运输的主力工具,时到如今,这种依靠人力拉动的车辆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而在丹阳,在中山路新北门桥边,就还有一辆,拉车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丹阳本地乡下妇女。枯黄的头发,臃肿的身材,每天早出晚归,把一辆小板车停在新北门桥东路边香樟树下等生意。虽然每天早上都看到她把板车拉出去,傍晚把板车拉回来,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她车上拉过什么东西。很多时侯,我看到她的小板车上就是她,那是午后或者其他时间里,她或者坐在板车的一侧,或者干脆蜷缩着身子,侧卧在自己的板车上休息,大多数时候是微闭眼睛,坐而等客,但总是久等不遇。在机动车电动车遍布大街的今天,搬运哪里还有人力小板车的市场?每当看到她静静地坐在路边车上,我就在想,她一天能揽上几趟活。她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忧郁的表情神色。太阳起她就起,明天到她就到,天天如此,周而复始,坐而成像,这就是她的活法。

每一个人都会在太阳底下为自己立一尊人生塑像,姿态或刚直,或佝偻,神情或平和或消沉。我想三座桥上的三个人不就是他们各自活法的塑像吗?想起他们,我有时会把他们当作生活老师,可以给我启发教益。



相思

文/朱建林

不知疲倦的风,
醉饮长夜绵缠的陈酒,
双手伸进幽暗的大海,
挽起狂澜。
漂泊的心,
仿佛在追逐什么,
填补苍白的月光。

拥军布鞋

文/朱秋所

粗衣布鞋,是普通农民的传统衣着。每当我看到鞋柜那双半旧的布鞋,便勾起对往事的回忆。

“农家无闲日”。每逢年关,农家都很忙,而这时母亲的事儿就特别多。父亲在外操劳生计,照应老小、缝衣做鞋这个精巧体面的活儿,就得让母亲忙一个冬天。布料太贵,做衣服当然要送缝纫店,而做鞋的事就被母亲一个人承担了下来。

农妇做布鞋是个很讲究的事。洗布、刷浆、剪样、纳底、缝帮子,活儿如流水作业一般,工序一个不能少,尺寸丝毫不能错,母亲都得心应手。而且,为了赶时间必须夜以继日地剪样子、纳鞋底,以完成大年之前的“重任”。有时亲戚串门,妯娌们谈笑中还不放下手中纳鞋底。甚至多少个天寒地冻的夜里,全家老少皆已入睡,母亲仍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就着豆大的煤油灯纳鞋底、缝鞋帮,尽管窗外寒风凛冽,滴水成冰;尽管手指冻得难以伸直,但她还是将甘苦一针一线地纳入全家老少的鞋底,真不知扯断了多少棉绳,扎断了多少缝衣针,又刺破了多少次手指头……

其实在我懂事之前,母亲就责无旁贷地为全家老少做布鞋,也算有几十年的布鞋情结了。两个叔叔就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先后走进军营的,入伍后母亲还是每年一双。遥想前后,母亲该是已有几十年的拥军光荣

史了。

在我参军前夕,亲友依依惜别,母亲和妹妹再一次打开行囊,将一双布鞋压入包底。从此,一双普通的布鞋竟成了我对家乡、对亲人感情的寄托,伴随我度过数年军旅生涯。一次强化拉练,匆忙中忘记了收回晾晒的布鞋,等到回来一看,晒场早已不见布鞋的影子。我倍感可惜,出于对故乡、对亲情的渴望,我写信告诉了妈妈。

不久,妹妹给我寄来了一双新布鞋,并捎了一封信,说妈妈因操劳过度,身体已不如以前,尤其是眼睛不好使,针线活早不做了,这双鞋是妈妈在我当兵后缝制好留在家中的一双。并说,妈妈听说我要布鞋,竟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……手捧布鞋,读着家书,我心潮激荡,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双布鞋就一直陪我到今天,出于一种留恋,我给它加上了粗厚的橡胶底,早已舍不得再穿,至今仍与退役后的第一双皮鞋一起珍藏。

岁月不饶人,我们兄妹皆长大成人,而母亲却日益苍老憔悴,看到父母将毕生心血无私倾注到儿女身上,把无声的关爱融进平凡的生活里,而他们对儿女又要求过几分感恩和报答呢?人世间最真挚、最无私的感情莫过于此!

好想对妈妈说:感谢母爱,我将永远珍藏这双平凡而质朴的布鞋!